

李 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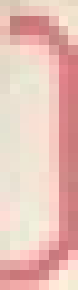
西部风情拾趣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

西郭學情拾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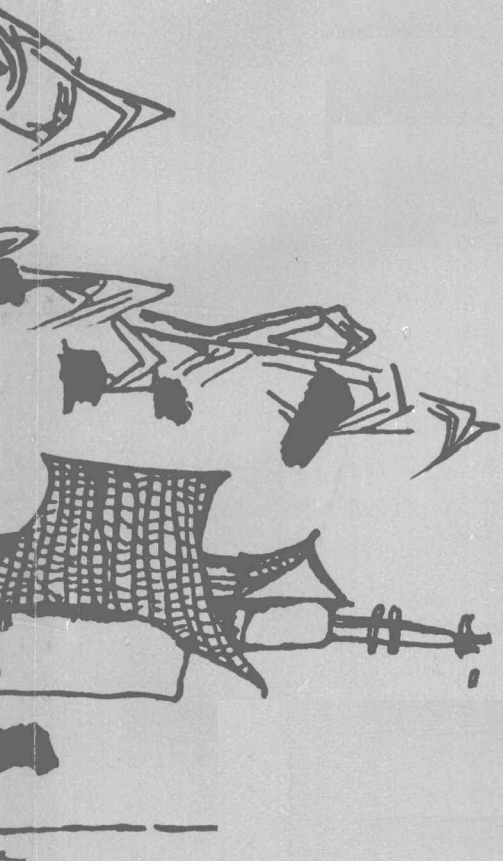
西郭學情拾遺



李华
著

西部风情拾趣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

黔新登字(90) 04号

西部风情拾趣

李华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贵州新华印刷厂综合车间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100千字

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01—1500册

ISBN7--5412--0225--8/I·79 定价:2.80元

序 言

蹇 先 艾

李华同志的《西部风情拾趣》是一本写民俗风情有可读性的好书。通读了一遍之后，我觉得他不仅记下了我省几个少数民族各种节日的欢乐，谈情说爱的风趣，而且今昔对比，真实地描绘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由于认真贯彻了民族政策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、互助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，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从而使那里的广大群众思想得以解放，经济文化发展和繁荣都比较快。作者还到云南、青海、甘肃、陕西等地作过一些考查，对傣族、纳西族、哈萨克族的风情也有所了解，文章写来就显得丰富多采。李华是布依族，既当过记者，又是修州志书的干部，重点是写“民族志”，他具备了上述的优越条件，对取得这些成果，当然有很大的关系。

过去我也读过不少这一类的作品，我认为应该注意两点：一是写作的人应当热爱少数民族的生活；二是叙事与抒情应当结合起来。过去写民俗风情的作者虽然很多，优秀作品也有一些；但有的作品缺乏真实性或者过分夸张，甚至由于受了猎奇思想的驱使，把某些迷信落后的东西也加以宣扬、赞美，那就不好了。李华的写法，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，对生活、事件、人物观察也比较深入细致，富有感情。

例如《八月八纪事》，写黔南自治州的建州纪念日，布依族的老辈子们回到故乡，亲友团聚在一起，抚今追昔，感慨万端，文情相当动人，结尾歌颂了在民族地区推广种植技术专家李桂莲在农村作出的贡献，看出了他们日益重视科技的势头。

苗族的鼓藏节，从找铜鼓开始，芦笙舞、斗牛，直到吃鼓藏，从头到尾的全部经过，历历如绘。侗族的花桥、吃油茶、鼓楼、唱侗族大歌，都是解放初期我在黎平一带耳闻目睹的，回味这些情景，特别感到亲切。其他如水族、瑶族的节日盛况，我们一般了解的就很少了。“壁洞谈爱”的确是一种独特的奇异的风习，富有浪漫气息。纳西族的女儿国也很奇特。过去我们都知道《镜花缘》中有女儿国，那是李汝珍虚构的，想不到纳西族还存在这种风俗。

这本散文集大部分都是采风的记录，也有一些抒情的散文。如对莫高窟的比较详细的介绍，使我们认识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创造，还可起导游作用。

《西部风情拾趣》虽然大多数是以写景抒情为主，但《撑山匠传奇》却是写人的，这篇文章记述了一位七十五岁的布依族农民，居然飘洋过海到加拿大参加长跑老年组比赛，还夺得了冠军，只有新中国才有这样的奇迹。

总起来说，李华写作是相当努力的；只是形式风格还不够多样化，有些作品开掘还可以深入一点；文字清新有余，精炼不足，还应当进一步深入生活，经常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；一方面多读一些名著，加强基本功。

1991.9.29.

目 录

八月八纪事.....	(1)
苗家鼓藏节.....	(7)
金秋好过端.....	(12)
侗乡作客记.....	(17)
高高的瑶寨.....	(23)
山路弯弯.....	(30)
唢呐呵哦.....	(34)
铜鼓咚咚.....	(40)
木叶声声.....	(45)
壁洞谈情.....	(47)
水爬坡.....	(55)
茶山春.....	(60)
桥城赋.....	(67)
欢歌朗朗六月桥.....	(71)
婆家门口有条河.....	(76)
潯阳河畔看赛舟.....	(81)
独木河中春鱼肥.....	(85)
高天天的十八杉.....	(88)

重访摆子沟·····	(91)
大瀑长虹·····	(96)
神秘呵，七月半·····	(99)
撑山匠传奇·····	(103)
古渡艄翁·····	(110)
边关掠影·····	(117)
傣乡夏夜·····	(124)
国门一览·····	(129)
女儿国去来·····	(133)
苍山下，洱海中·····	(138)
草原欢歌·····	(142)
沙漠画窟·····	(150)
藏乡琐记·····	154
秋访撒拉乡·····	(158)
黄陵柏森森·····	(162)
蓝悠悠的青海湖·····	(166)
后 记·····	(171)

八月八纪事

红水河边的香蕉满蹊了，都柳江畔的杨桃熟透了，斗蓬山下的田鱼上市了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各族人民的大喜日子——建州节来到了！

八月八——建州节这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当冉冉高升的朝阳把灿烂的金光洒满大地的时候，我和老海已登上了马鞍山头，在松林中纵目远眺。此时的自治州首府容光焕发，分外妖娆。麟山下，剑河旁，旗红树绿，柳翠花鲜。雄赳赳的文峰古塔，倒映在蓝悠悠的龙潭里。鳞次栉比的排排新楼，高耸于绿荫荫的树丛中，使人产生“新房衬树树最绿，绿树掩房房更新”之感。此时此刻，我才真正发现，我们这个青山拥抱、碧水环流的州府，既有布依族姑娘绣花围腰和苗族姑娘挑花背牌的古朴色彩，又有现代汉族服饰的华丽风姿，真是一幅红绿互映、浓淡相宜、古今工艺溶为一体的天然油画呵！

我和老海打开照相机，拉开长镜头，把州府的一切都拉到眼底，一连拍了好几张，才惬意地离开这个制高点。回家准备迎接远道而来参加州庆的乡亲们。

时近中午，还不见有人来。我想，今年乡亲们可能因故不来了。正待出门时，忽闻敲门声。门开处，有位红颜鹤发、神采奕奕的老者立于门前。定睛一看，我二叔来啦！紧随其后的，是和我平辈的兄弟姊妹以及小字辈的侄男侄女一

大群。内亲们进门坐定后，我问二叔：往年隔天就到，今年为何姗姗来迟？快嘴五嫂抢先答道：“往年赶远路，生怕临时搭不到车，几天前就慌忙起身；今年自家有了铁马（汽车的外号），心头不慌，何必提前呢！”

“哪样牌子？”

“国产双牌座。”二叔笑咪咪地说：“这铁马真好，路上一支箭，快当，安逸。利节！利节！”①

“用了不少钱吧！”

五哥笑着说：“这几年我们家来了个多种经营，又是挖煤，又是喂猪养鱼，一年挣它一两万。这车子两年就可赚回来的。”

看着五哥眉飞色舞的样子，我为有这么个善于计划、勤劳致富的能人哥哥而高兴。

和亲人们小叙后，妻子准备起身捅火做饭。五哥连忙制止说：“今天过节，吃撇脱的去。”

“哪有撇脱的？”

“吃馆子去，撇脱得很。”

“以前都是你们当桩，现在让我们当一回嘛？”五嫂笑着说。

我和妻子都觉得，让远道而来的内亲去馆子里破费，实在过意不去。五哥看出我的想法，主动解释道：“当多少辈的农民了，进一回馆子开开洋荤，看是哪样味道嘛！”

哥嫂说得恳切，二叔也附和，我们只好从命。

出门不远，香味扑鼻。抬头一看，已进小吃街。这里，五颜六色的馆子招牌琳琅满目。其中二叔对那“醉仙楼”的红楷书特别感兴趣。

进入“醉仙楼”，确实气派不凡：餐厅虽不宽敞，却很清洁。地上铺瓷砖，壁上贴彩画，头顶有电扇。还未坐下，布依族服饰打扮的服务员便送来了茶水，笑着招呼：“请坐！”把菜谱送到面前。五哥点了“黄焖狗肉”、“红烧鲮鱼”、“辣子鸡丁”、“糖醋辣鱼”等九个菜。由于味道鲜美，这一顿大家吃得舒畅顺心。

饭后，一家老幼各择所好，分散而行。有的看斗牛、斗雀，有的看球赛或马赛。我和二叔一起，沿着宽阔平坦、人群拥挤的河滨大道缓缓而行。老人触景生情，不时发出深深的感慨。

“变啦，变得太好了！”老人站在古塔前的新桥上，看着新修的活动翻板坝中的只只游船，兴奋地说：“不是文峰塔站在这里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解放前的杀人场——河沙坝哩！”

沿河走了几百米，来到吊桥边。通过吊桥进入新修于江心的水上旱冰场。此时，成百上千的红男绿女飞过来，滑过来，有如雁鹅展翅，又象锦鸡相追。老人捋着银须笑着说：

“这代人，真福气！”

离开旱冰场，进入游人如织的西山公园。看了孔雀、锦鸡、猴子、老虎、熊猫等珍禽异兽后，老人向着山巅彩亭缓缓攀登。那石阶小路，又窄又滑，他爬得很费力。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女不时伸手搀扶老人。到了亭子处还主动为老人找了个休息的地方。二叔又感慨地说：“现在很多城里人也很懂礼貌。我年轻那歇，最怕进城。一怕城里人骂我们乡巴佬土气；二怕有人笑我们少数民族俗气。那时进城，忍气吞声，担惊受怕，经常还有横祸飞来哩”？

接着，老人指着对面东山下的一幢旧房子——县衙门，摆了他四十年前的一段经历——

“也是这样的八月天气，我和我爹——就是你的公，抬梨果进城来卖。几个烂崽看我们是乡下的少数民族，顺手拣起梨子就吃，还往荷包里装。我爹放下担子去抓前面那个偷梨人，那偷梨人仗恃人多，打我爹一巴掌，还要我们‘识相点’！我爹正和他争吵时，后面偷梨人更多，眨眼功夫，满满一挑梨果所剩无几。这时，正好有个穿黑制服的警察走过来，我爹就抓那小偷去找警察讲理。那警察理都不理。我爹实在太气，便大声武气地吼道：‘小偷是你姑爹呀，你对他这么好！’这一句气话一出，刚才装聋卖哑的警察马上变脸，把我爹抓进衙门头去打嘴巴。我爹生就一副犟脾气，服软不服硬，怕理不怕人，越压越不服，越不服越骂，越骂越倒霉，就这样被关进牢里。后来，家里卖了一头猪，请人包钱去说情。好说歹说，人虽放了出来，身上被打得青一块，紫一块的，好气人呐！”

“对坏人怕，对好人压，腐败透顶！”旁听的一个长发后生愤愤地说：“那时的少数民族和乡下人还比一般穷人多受一层气哩！”

“所以，杨元保、柳天成、潘新简②他们才起来造反，打得官家屁滚尿流十多年哩！”一旁听的姑娘说。

“这是摆古啦！”二叔笑着说：“我是看到那栋旧房子，才想起往事的。”

……

吃过晚饭，我已有几分倦意，打开电视机，准备让内亲们边看电视边休息。内亲们却异口同声的说：“农村已有电

视机了，今天只想看看州府的夜景。”于是，我又陪着年高体健的老辈子举步出门。

此时，夕阳已没，夜幕降临。满天星斗，闪闪灼灼。剑河两岸，万灯喷彩。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老幼中，不少人摇着扇子，拖着凉鞋，悠哉游哉，自得其乐。

在七孔桥头的绿树林里，斗鸟的人们已经离去，唱歌的人乘隙而入，占领了这片舒适的林地，在那里唱歌作乐。

我和老辈子坐在石凳上。老人微闭眼睛细听着。不远处舞厅里的灯光从树叶间透过来，我发现老辈子那布满皱纹的脸上，不时浮出兴奋的微笑。

“这些歌唱得如何？”我问。

“利节！利节！”老辈子眉飞色舞地说。“赶先我拣得一首，这是罗甸那边的人唱的。”接着，老辈子把那歌词念给我听——

好个仙姑李桂莲③，

新鲜技术她来传。

红水河边种早菜，

穷家年收几千元。

老辈子说，他还听到几个讲独山腔的汉子，唱他们那里农民开铤矿发大财的歌哩。

这时，我才进一步明白山歌的妙用：它不仅是青年人谈情说爱的手段，也是传递信息、交流经验的有效形式哩。怪不得乡下人这么爱唱山歌。

我陪老辈子坐了很久，夜色渐深，凉风袭人。几次催老人回家，他都不肯。直到有个侄儿过来，老人叫他把山歌好好录下来，看到侄儿把个空磁带盒压进录音机里，并开始转

动，我们才慢步返家。

小憩片刻，时至午夜。各路人马，均已回来，并都谈了所见所闻。老辈子越听越高兴，捋着银须笑着说：“真没想到我们这个地方的布依族、苗家、水家、瑶家、侗家和客家……现在能够这么和气相处。公公们在地下有知，也会很高兴的”。

接着，老辈子叫拿出“土货”——自酿的黑糯米酒和黄刺梨酒，各人任选一杯。他迫不及待地高举酒杯说：

“来来来！”

祝各族人民永远和气！

祝自治州一天比一天兴旺发达！”

老人说完，连声喊“更”④并一饮而尽。在坐的男女老小，也都立即干了杯。

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，就没有民族团结。”我那先富起来的五哥也斟了一杯酒，带领大家为党的爱民政策和富民政策又干了一杯。

夜已深沉，可是屋里屋外都不宁静。屋里，全房人还在高兴地“摆家常”；窗外，歌声笑话仍很清晰。深夜的首府，依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……

1985年8月于都匀

注：①利节：好得很。布依语。

②杨元保（布依族）、柳天成（苗族）、潘新简（水族）：
都是清末黔南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。

③李桂莲：贵州农科院副院长。在红水河边发动群众科学种菜获大效。群众称她为“财神”、“仙姑”。

④更：即吃。布依语。

苗家鼓藏节

吃鼓藏的习惯始于何时，苗家没人说得清楚，大家都说是祖宗传下的规矩，十三年一次。是前人兴，后人跟。莫看这是个古老的节日，它那种有板有眼的规矩，有条不紊的安排，有松有弛的活动，都使每个参加过节的人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那是一个初冬的日子，我来到格陇苗寨，正碰上鼓藏节。承蒙寨老阿金的好意和盛情，留我过节，并让我随意观察、访问、拍照，真感幸运。

阿金寨老是个五十开外的筋骨人，矮个子，然而他神采奕奕，精明能干，沉着冷静，办事果断。过节的头一晚，他忙得不亦乐乎：要确定协助理事的小牯脏头，又要选定鼓师和鼓手，还要定好炊事人员和待客姑娘，等等。那晚，他熬到半夜鸡叫。

苗家伙计们告诉我：节日期间，鼓藏头是最操心的人，也是最守职尽责和最廉洁的大忙人。按照不成文的习惯法，鼓藏节一开始，鼓藏头就要受到约法三章的限制：不准早睡，以免误事；不能多吃，以免吃穷；不能参加文娱活动，以免有失尊严。那天，他身穿蓝色丝绸长衫，腰拴红绸带，画着花脸，在选定的一户人家规规矩矩的“坐寨”。很少外出。人们不断向他问这问那，他都一一拍板。

鼓藏节正式开始了，这是一个浓云密布的阴天。早晨，

四山笼罩在朦胧的雾霭里。

节日的第一个节目是找鼓。这是一个需要体力又需要智慧的大型捉迷藏似的游戏。

天刚麻麻亮，负责藏鼓的人们，就把一个大铜鼓抬到山上去藏匿。约有两个钟头，他们回来了。找鼓队紧接着就要出发。

我对这种捉迷藏似的活动很感兴趣，便也加入了这支队伍。

还未出发前，我向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悄悄打听藏鼓的方向。他神秘地抿嘴微笑，并扮了个鬼脸而且摇着小脑袋说：“麻簸赛”（苗语，不知道）。我想，这支藏鼓队伍真是训练有素，连嘴角还臭奶腥的娃娃也守口如瓶，找鼓的难度是可想而知了。不过我又想，反正我看他们是从西边方向回寨的，铜鼓准是藏在西山的哪个岩洞或刺蓬中。

我正在胡思乱想时，找鼓队的领头人阿坤大吼一声“们”（走）！大家紧跟在后面。出寨门不久，他便折向东山方向前进。我有些着急。因为四周都是林木葱郁的大山，方位找错，会徒劳无功的。我把想法告诉领头人，他轻松地一笑，很有把握地说：“不会错的”。我不放心地问他为什么，他指着路面的许多胶鞋脚印说：“它们才是真正的带路人”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真正钦佩苗家找鼓人的聪明才智。

我紧随阿坤走上东山，这里草木茂密，脚印消失了。我心想，带路人不在，在这大山大岭的草木丛中找个小小的铜鼓，真象大海捞针，哪里找去？我们走了一段山路后，阿坤就抛弃山路不走，带我们钻向草丛深处，一个劲地往前

钻。路旁的小沟、岩缝他看也不看一眼。我被些芭茅草和刺棒割、整得脸和手辣乎乎的，看到阿坤不认真地找，我迷惑不解地问：“铜鼓究竟藏在何处”？阿坤故弄玄虚地说：“麻簸赛！”我心想，你莫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，头回靠脚印指引，现在你靠什么呢？我虽然对阿坤的判断有怀疑，但又不好讲出来，依然默默紧跟着他，又往高处爬了半个多钟头。在这抬头不见天的森林里，我分不清东西南北了。正在这时，阿坤停住脚步，用手中的棍子挑开一堆草木，一个黑黝黝的铜鼓显出来了。大家“唔呼”连天地把它抬回寨子。

阿坤对我说，脚印消失之后，他靠的是观察茅草。凡有人走过的地方，小草小木都被踩倒或踩歪。就是用手扶过，只要细心，也能看出痕迹。

铜鼓找回来后，人们欣喜若狂。把它挂在阿金家院坝里，敲着，打着，跳着，咚喻的铜鼓声、呶鸣的芦笙声和欢乐的歌声响成一片，整个苗寨完全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。

第二天，鼓藏节的第二个节目——芦笙舞开始了。这个场面非常热烈壮观。附近十多个苗寨都派队伍参加，每队三四十人。几十支芦笙咿咿呜呜，似群莺啼唱；几十支芒筒嗡嗡狂响，象群狮怒嚎。舞队的姑娘们特别醒目，都穿着节日盛装，衣色斑斓，背牌的花纹特别鲜艳。从她们那里外不齐、由里而外逐件稍短的袖口，我数了一下，穿得最多的是六件。项圈每人一般戴三四个，最多的是八个。所有姑娘的背牌上，都缝有十二个贝壳。清一色的百褶裙，皆为蓝靛所染，显得古色古香。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，姑娘们身上的穿戴，一般十多斤，重的二三十斤。虽然装饰较重，但在舞场中却步履轻盈，足见她们负重舞蹈的基本功是相当扎实的。